

愁城纪

坏蓝眼睛 著

我遇到你，你遇到谁？
在整座城市面前，悲欢离合显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



中国妇女出版社

愁城纪

坏蓝眼睛
JIANLAN EYE

中国妇女出版社

（A 类）（B 类）（C 类）（D 类）（E 类）（F 类）（G 类）（H 类）（I 类）（J 类）（K 类）（L 类）（M 类）（N 类）（O 类）（P 类）（Q 类）（R 类）（S 类）（T 类）（U 类）（V 类）（W 类）（X 类）（Y 类）（Z 类）

定价：24.00 元

书号：ISBN 958-7-80303-223-0

版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

版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张：13.75

字数：142 千字

开本：120 × 312 1/16

印：中国妇女出版社印刷

经：各地新华书店

网：www.womenbooks.com.cn

电：(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编辑)

地：址：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 2 号 邮编：100010

出版发行：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装帧设计：余一明

特约编辑：伊雨荷

责任编辑：刘冬

责任编辑：张国强

作者：坏蓝眼睛

总编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愁城纪 / 坏蓝眼睛著.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80203 - 553 - 9

I. 愁… II. 坏…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7166 号

愁城纪

作 者: 坏蓝眼睛 著

选题策划: 张国辰

责任编辑: 刘 冬

特约编辑: 伊丽琦

装帧设计: 余一梅

出版发行: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50 × 215 1/16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3 - 553 - 9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惘然纪：香 港	001
沉沦纪：波士頓	025
伤城纪：北 京	041
遗憾纪：西 安	055
春光纪：上 海	069
爱恨纪：丹 东	093
光阴纪：济 南	119
错遇纪：旧金山	137
流年纪：东 京	151
迷魂纪：深 圳	165
愁城纪：外一篇	195

惘 · 然 · 纪 (香港)

天竟然有点暗了，因为霓虹灯已经布满了半边城，很多的娱乐场所开始活跃起来。今天欢笑明日烦恼，每个人都在经营自己的爱恨，缺了哪一环，都不妨碍。他这样载着他唯一无法放弃的女人，在这座空旷的城里漫无边际地游走。他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已经毁了，于是他的眼睛湿了。他开始轻轻地咬住了下唇，他无比软弱，在夜幕下的华丽城，在光芒下的梁宝贵面前，他如同一只怯懦的牛，除了耕地，找不到任何出路。他的人生无可选择，可是他必须要迎接和继续下去……

哪怕一眼

梁宝贵这样的女子，不能小觑。

宁林第三次提醒自己的时候，梁宝贵的手穿过众人伸了过来，拿了一支烟。来回不过几秒钟，他心下慌张，却只看到她的一双手。她的手形很漂亮，干净而苍凉。这样的一双手，最适合吸烟。于是，烟雾弥漫。

她对他，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

又或者说到这里，他检视自己的行为后，发现他从来没有胆量，与她对视上一番。

哪怕一眼，别诳说一番了。

比如说现在，一场可笑的派对。他如一只提线木偶一样被生拉硬拽过来，在梁宝贵的面前，缩手缩脚，全然无措。无论如何，都不过是声势浩大的噱头，他敢于做什么呢？只是，他不相信自己满是虚汗的脸，无论如何也入不了她的视线。

可是，她真的是看都不看他的。

一次在梦里，他们曾经对视。他看到梁宝贵的眼睛旁边，有一粒细小的斑，隐隐约约，影影绰绰，如一只隐藏的蝴蝶落在了梁宝贵的脸上。翅膀融进发肤，唯一剩下窥视的眼，诡异地铺展在她的眉间，他极度想伸手抚平这点不安的窥视，却在次次伸手的途中，被恍然惊醒。唯独在梦里，他敢这样放肆地看着她。

梁宝贵。

你看，她是朋友的女人。她狂野不羁，料定前尘太多。她狂傲孤绝又一副决不吃亏的厉害样子，夜夜烟酒不离口，妆容浓烈到看不清楚容颜……

宁林扳着指头历数她的不是，数到自己手软，他不由得卧倒在空气中弥漫的芥香里。

她钟爱吃日餐，于是付理斯跑遍全球的料理店去定位。她喜爱热闹，于是每夜每夜，七零八散的枝节，都陪伴她度过。

宁林抵港数月，唯一认识的女子，竟是梁宝贵。

陌生的城

香港对于宁林来说，已经是太陌生的一座城。8岁，他已随孤母去北京。20年里，香港逐渐在他的生命里变成一个称号，简单而又无意义。除了他唯一的一个青竹旧友付理斯，还隐隐提醒着他那些早就变形的巨大的童年的往事。宁林是一个善于遗忘的人，善于遗忘，于是淡薄。如果没有付理斯，他早就忘记了自己还有童年。

同理而论，如果没有母亲时刻的诅咒，他早就忘记自己还有一个忘恩负义狗头狼心的父亲。

那个男人的面目他早就忘记。唯一忘记不掉的，是他丧尽天良的罪行。

他曾是广东穷苦仔，流落香港遇到她。于是，千言万言讨欢，加

上一张还算俊俏的脸，她于是帮定他。青春全部奉上，生了他，未讨得名分，却被他抛弃。她穷到分文未有，没有钱给他买奶粉，哭着去求这个男人，谁知对方脸面一暗，逐她于冰冷间。她抱着他，哭到无泪无欲妄图舍弃生命以泄此恨，最后却是新人不忍，趁着夜深丢了一些碎钱给母子。她十几年一直在重复那句话，那个女子，烟视媚行，有干净苍凉的手，夹着烟，身段美好，给了她一些钱，转身的时候迟疑地回头看了她；再看她，叹了口气，眼睛里有泪。于是，她不再怨恨。

爱恨情仇里，女子永远不要嫉恨女子。都是男人作的孽，母亲恨恨地说。

眼眶里布满凶刀，只恨不能一刀刺死负心人。

街坊四邻救济完毕，他成功活到8岁，母亲再次遇到一个男人，竟然神奇地又是宁姓，一样俊美，北方人。于是她再次在众多祝福声里跟他到了北京，陌生崭新的城，从此改变了人生。

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在这些年她的爱恨情仇里，充当了一个永远忠实的听众。她在夜深的时候，总会唠叨起那些往事，他判定她对那个男人的仇恨，已经毕生难平。

恨一个人，需要付出的力气，永远比爱一个人要大。他不寒而栗。他宁愿不爱也不恨，他从小时候起，就因为承载着过多的爱恨的符号，而热情未生便被淹没。

他惧怕女子。世上一切的生兽猛兽，皆敌不过一个充满仇恨的女子的一句诅咒。

他不要背负诅咒沉沦，于是他宁愿这样多年孤身独影。他身边

唯一的女人，便是越老越仇恨的母亲。忘记说一句，第二个宁生，跟第一个相仿，遇到新人，抛弃旧人。唯一不同的是，他留了一些钱给他们母子，毕竟北方人说到底还是比那些土著南方仔有些良心，他们受的教育是，先做人后为事。而过多的南方人，从小就被告之，没有钱不如死。于是，现实和感性面前，人格血拼后，感情退后，她自有定论。

第二个宁生，有情有意，母亲却是不恨他的。她反而宽厚地摸着他的头发说，宁二是个好人。

同样地抛弃，不过是一些施舍，前面一个该下地狱，后面一个却可以登陆天堂。

他不明白这些道理，也不想明白。听到的，熄灭了；看到的，视而不见。

如梁宝贵之于他。她对他，就是这样的：听到的，熄灭了；看到的，视而不见。

生平第一次为女子耿耿于怀，却是梁宝贵。

天生绝配

付理斯有两任女朋友。梁宝贵却是他的心头宝。她一个皱眉，他可以赴汤蹈火去安慰。他本是铮铮铁骨汉呀。

小时候，宁林每次受辱，付理斯总会义勇当前，替他抵了出去——这些，都是付理斯告诉他的，他全然无记忆。他只是搜遍了

记忆，都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幼时已频受保护。

付理斯出落得很不错，据说当年还是一个小厮混。现在，已然是港九风云人物，名公子，样貌不俗，出手阔绰，出入之处皆有三五狗友成群跟随，更有无数女子投递欢笑。

他眼中，只有梁宝贵。

他看得出来，凭借着 20 年前记忆延伸，他深觉他们之间，有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他看得出来，对梁宝贵，付理斯是动了感情，不动感情，谁有空装孙子听凭调遣。

哥们儿面前尊严丧尽，只为博她一笑，非是感情做基础，任谁都不会如此愚蠢。

付理斯和梁宝贵真是绝配，佳人公子大戏也不过如此。宁林却在梁宝贵的眼中，看不到一丝满足。她似是不满地、报复般地任性置之，任凭付理斯鞍前马后照顾，亦是不冷不热，随时可以翻脸拂袖。付君的面子，在她看来，不值一文钱。

付理斯讪讪，似乎习惯了尊严被贬，只要梁宝贵高兴，他一样甘愿。有一次，她一杯酒甩到墙上，酒精四溅，琉璃飞转，有一两片闪烁竟在晶莹的片刻，飞到宁林的面前。如果不是他衣着挡住，他恐怕自己会被划伤。

梁宝贵冷哼一句，在众人的惊诧里撤身离去。付理斯尾随而去，又是一个难挨的赎罪夜，宁林几乎可以想象得出付君委曲求全的样子。他不由得不屑。

奇异的是，他竟然频频梦到她，梦到她脸上的蝶目，她美吗？她并不美。她甚至不过是妖冶一些而已，腰身挺拔，烟视媚行，动辄绝情。浓厚的妆盖住了她的质地，无论如何，宁林明白吸引付理斯俯

首帖耳的，绝不是单纯的美貌。要说美貌，付理斯身边的美貌简直泛滥成灾。他还是在灾难里面，淘出劣女梁宝贵。着实是宝贵，视若珍宝，贵不可挡。

隐隐闻说，梁宝贵是奇异女子，妈妈是社交名流，爸爸乃是官员密友。如此名媛，却生就如此一副薄情相，似是吃尽苦头的贫困女，风尘里啃出人生真理，于是张扬旗帜，看淡一切，不可一世。

最要命的吸引，来自格格不入的反向气质。越格格不入，越致命。

譬如，一个小碧玉，举手间却流露大家风范。再譬如，一个正统女子，身上沾染小布尔乔亚流浪气质。更比如说，梁宝贵，名门淑媛，却似烟花暗夜。因为迷乱，所以致命，致命的吸引不可操控，甚至在宁林的粗暴的驱逐里，逐渐软弱下来。

如同母亲给予他的感受。他厌恶念叨，渴望平和，却不得不将自己的前半生，交付一个怨女。他不是没有反抗过，反抗过后，是宿命的萎谢，他顺从得萎谢了。于是，那些诅咒，变成他必须的习惯，就如同现在，如果视线里看不到梁宝贵，他宁林只能心神不安。

他不知道付理斯是不是如同他一样的感受，但是，付理斯有女朋友。据说也是半个青梅竹马绕过的街坊。彼女只存在传说里，美好又温存，在某个公司里做着文员那样清白的工作，不吵闹亦无要求。付理斯平日极少会见到她，更少会谈到她，所有的朋友所共识的付理斯的女朋友，就是张扬跋扈的梁宝贵。得到承认的尊重，恐怕那边那个女子已经不可能享此殊荣，一个男人身边再多的女人，能够得到哥们儿尊重的，只可能是那一个。谁都不傻，能够在前后左右中衡量出哪个女人最重要，是彼最爱，谁也不愿意挑战爱情与

兄弟之情，当然，这并不妨碍大家都知道付理斯另有女友。

开水与毒药并行，付理斯坐享齐人幸福。

想必是受了梁宝贵的气之后，彼女是用来疗伤平衡的。

母亲曾经说过，这世道，不是你欺负我，就是我欺负你，总归是要受气，再去施气的。

只是，梁宝贵这样的女子，如此不吃亏的模样，她会无尽地施气。可是，她会去受谁的气，谁有这样的胆，去挑战她这样的女人。可是，她却怎可忍受其他的女人与之分享付理斯。这难道就是她所受的气？亦是她所施气的根源？宁林在来来回回的思考中，精神恍惚，气质委顿，状似不堪。

他想，如然他遇到她，他一定承受不了这样繁重的心理压力。仅仅是透析，他已经形容委顿。再纠缠的话，恐怕他就要心力交瘁。

他一定要远离女人，至少是远离梁宝贵这样的女人，他不要自己仓惶脱离的平静生活再一次毁灭在女人手里。那实在是太恐怖的事情了。

防不胜防

一个月没有见付理斯与梁宝贵。

宁林做了一次详细的环城游。他要香港真切地拥抱一次。这一次，他不想再与这个城分开。

车是付理斯的，经年淘汰掉的一辆丰田，黑色，浓重而沉默，车

里装有良好的音响设备,又可以敞开篷窗。风从头顶过的时候,他几乎忘情。

这座城着实华美而庞大,同样一座庞大的城,北京给予他的,是笔直,正规,宽阔。似乎在那座城,他就必须遵循着一些规矩,去圆满地行走,不得有误。而港九之地,他一下找到散软的感觉,那是他28年都未曾尝试过的松弛,如同冰冻多年的一块鸡肉,突然遇到了高压锅的蒸气。他迅速地就瘫软下来,甚至感觉自己即将肉骨离分。

满眼满耳的叫嚣,都是他不太熟悉的粤语。似懂非懂,没有儿话音,不干脆,却也可以铿锵。没有轻闲而又友好的搭讪,亦不见胡同口忙碌的阿姨,甚至看不到冶艳如梁宝贵。

他希望自己的一口正宗京片子,从此消失殆尽,从而也可以铿锵着全然改换。

香港,多少传奇多少春,他离开它又回归它,这里有他最原始的恩仇,也有他最根源的水土,他不至于生疏。他希望,这20年的失散,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醒过来的他,依旧有情有意有生有息。只是,他希望一切,都是用另外一个载体去享受。

他想到隐名埋姓。

这座城里,除去付理斯这个青梅竹马,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这失踪的20年里,没有任何香港这边的人与他们联系。他不知道自己的外公外婆在何处,这些重要的事情,反而是他的母亲从来不曾提起的。她所有的话题,都与那个该遭天谴的男人有关,他甚至知道那个男人的腰围和鞋码,却不知道母亲的平生。这些,都是他无比好奇又不敢擅自询问的。他怎么敢在一个女人埋怨的时刻去

打断她，而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说，他外婆的姓氏。

他不再是宁林。他没有往事。香港便是他的城。他要在这里，改头换面，他不要再继续联系付理斯。他预备在半年之后，将这笔款项，车的款项，汇给付理斯，并且会在这笔钱上面多付一些，算做利息以及情分。他不是不愿意再与他交往，只是，有他的提醒，他永远不会过新生活。他会一直明白自己童年少年青年的脉络，那是他无法忍受的。其实，更重要的，是梁宝贵。

梁宝贵太危险。她是 28 年来唯一能够引起他慌乱的女人。她抬眼却不看他，对他的存在不屑一顾。只是这样，他便已慌乱，他料想不到再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他要把生活里一切潜伏的闹腾的因素彻底掐灭，只剩下一些安静生长的绿色，一片一片，安全地将自己包围起来。宁林很明白，他只适合一个人生活，之前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月，便是牢笼，他只适合一个人，安静地、波澜不惊地生活。就像现在一样。

闲时喝酒，忙时忘记喘息。节奏控制生活，一片大好。

他将丰厚的积蓄分批分领域做了一些投资，地产、股票、娱乐……每个月可以有一些钱财滚滚飘来。他拿了一部分生活，一部分置业，一部分开展新投资，剩余的，还做了一些慈善捐献。无留名地，默默捐献，他甚至打算在 30 岁的时候，确定一种信仰，然后为此信仰倾尽所有。比如，修建一座寺庙，或者修建一座教堂。

对于信仰，他向来是满怀敬畏。他熟读过一切的经书，他甚至在研究占星和周易，总是在这种看似虚幻的世界里，他的灵魂得以平安。只是，这样的依赖并非好事，他却是在一些短暂的平安之后发现，任何教义，他都接受，这在宗教里，是万不可赦的。

他唯有焦灼着，一边贪恋着平安的喜悦，一边逃潜着罪恶的追捕。他就这样混沌地过着日子，走到现在。真是清白，28岁尚为青年，他却倍感孤老。唯求平静、平安、平顺。

于是，梁宝贵更为孽障，他不能不防备。

一次偶遇

约会一名潘姓女子，他没记住名字。

业务上面的一些盘丝关系，她对他倾慕不已。当然，他年轻，阔绰，沉稳又清白。只要确认不是基佬，哪个女人不会爱慕他？

潘女离异，前夫是地产名流，舍给她大片楼盘，于是她变成地产界名女。

除了男人，她样样不缺。名车名房名气，奢华富贵，并且年轻——她不过28岁。

经过她生命的男人，除了前夫之外，无一不是冲着钱财而去。潘女精明得很，多年从商经验，使得她笑看风云变幻，识人凌厉，谁想骗得她，那简直是登天之难。

潘女交往人有原则，只交往比她富贵的，势均力敌，无所谓谁骗谁。

宁林是意外。

宁林有多少财产她一点都不清楚。只是，当她第一眼看到宁林，她就发现，钱财真是狗屁。若能得此男人厚爱，万贯家产全舍弃

都无妨。她平生第一次如此不清醒，这令她感到意外。宁林面目算不上清秀，却有一种莫测气质，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下一秒会做什么，却令她愿意交付精明，从此糊涂人生。

而对于宁林来说，潘女不具备任何吸引力。

宁林这样的男子，先天强迫性情感免疫，非是梁宝贵那样的异类，是不可能掀起他任何波澜。

于是，一来二往间，冷淡造就高贵，宁林在潘女那里，更是显而易见地节节高升。为了约见宁林，潘女花费了各种心思，甚至有瑞士滑雪的打算。一一被宁林否决后，潘女有点倦怠。后来一次无意说到吃北京菜，宁林却答应了下来。实在令她意外。她不知道宁林，曾经有 20 载青春耗费在北京。当然，对于宁林，除了名字，她什么都不知道。

真是隆重。在迟到的 15 分钟里，宁林看到一个隆重的钻石花绽开在他面前，从头到尾镶上了宝石的她，照耀得宁林睁不开眼睛。他不由得厌恶地皱了一下眉。当然他非是喜欢出水芙蓉样的女子，但是如此一团锦绣，实在是他无法逼视。

潘女紧张到无法言语，眼睛始终不敢正视宁林。吃饭当中，两人未发一言，宁林有点瞌睡，于是准备饭毕即送她回家，然后自己也回去睡觉。

潘女似有若无地犹豫了良久，然后小心翼翼地问，可不可以喝一杯？只一杯。

无法抗拒的邀约，宁林强作精神，于是他们到了 PUB 小坐，潘女要了烈酒，势要不醉不归。宁林不善饮，于是点了红酒相陪。一来二去之后，潘女趁着夜的暧昧，胆量陡增，身躯挨上了宁林的腿，顺